责任编辑:钱虹 制版编辑:高如哈

并肩,比任何褒奖都更有力量

本报记者●郭惠心



马玉彬(左)、仝伟在『凡人·英雄』内蒙古见义勇为主题晚会现场。

“那个画面至今还在我眼前浮现:火苗从车头不断往上蹿,黑烟滚滚,烤得人脸颊发烫。”采访中,面对记者,马玉彬深吸一口气,眼神望向远方,仿佛又回到了2024年4月20日那个傍晚。他的手指下意识地摩挲着,说道:“说真的,现在回想起来,腿还是有点发软。”那天傍晚,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大青山生态路上。马玉彬开着车,载着好友仝伟下山回市区。两人随意聊着天,享受着工作后的闲暇时光。转瞬间,眼前的美景被一幕惨烈的车祸现场取代——在大青山文化公园北面一百米处,一股浓烟正从一辆翻覆的白色轿车里滚滚涌出,车头已经蹿出了火苗。

马玉彬赶紧踩下刹车。路边停着几辆车,一群人围着,所有人的脸都朝着同一个方向,却没有人再往前迈出一步。他把车靠边,摇下车窗,问离他最近的一个小伙子:“车里面有人没?”对方回答:“有人呐。”

这句话像一声惊雷,让马玉彬和仝伟不约而同地推开了车门。他们后来回忆,两人没有任何商量,甚至没有对视,就像听到哨声的运动员,迅速冲向事发地点。

“谁有灭火器?谁有灭火器?”马玉彬转身向周围喊,几个司机都摇头。千钧一发之际,一辆油罐车从南向北缓缓驶来。马玉彬几乎不假思索,一个箭步冲到路中间,拦在车头前,奋力挥舞双臂。“我知道一般油罐车都配有灭火器。”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庆幸,但眼神依然凝重。

油罐车司机十分配合,停车后迅速取出两个灭火器。马玉彬和仝伟各持一个,转身冲向熊熊燃烧的车头。“我当过兵,使用灭火器是基本功。”马玉彬边说边比划着当时的动作,“可是火势太大,灭火器压力不足,喷了几下就失效了。”令人绝望的是,火势不仅没有减弱,反而越烧越旺。

马玉彬扔掉灭火器,快步绕到车尾。他找到刚才那个小伙子,再次询问道:“你确定里面有人?”“确定,没见人出来!”这个回答让他心头一凛,额头上顿时渗出细密的汗珠。

他俯身靠近后挡风玻璃,被浓烟呛得不住地咳嗽。眯起眼睛,透过烟雾,马玉彬隐约看见破洞后有一个人影。“当时啥也没想,只有一个念头:得把人救出来!”他顿了顿,眼神突然变得坚定。

他用手肘猛击玻璃,“咚咚”的撞击声在暮色中格外清晰。玻璃应声碎裂的瞬间,他完全顾不上理会被划破的右手,探身进去,一把抓住被困人员的胳膊。“是个年轻女孩,”马玉彬的声音变得轻柔,“没系安全带,翻车后倒在车顶,头搭在手上,已经昏迷了。”

马玉彬把女孩从车里拽出来,地上满是玻璃碴,他怕划伤她,便直接将她抱起。女孩很轻,比他想象中轻得多。他抱着她边跑边急切地问:“里边还有人吗?有人没?”女孩略微清醒,嘴唇动了动,低声说:“没有,就我一个。”

等马玉彬抱着女孩跑到自己车边时,仝伟早已拉开车门,还细心地脱下外套。“担心她颈部受伤,衣服可以充当临时颈托。”马玉彬解释道,“我没敢换手,一直抱着她。”马玉彬把女孩轻轻地放在后座上,动作小心得如同捧着一件易碎的瓷器。

车辆发动了,朝着市区疾驰而去。马玉彬紧握方向盘,指节发白,目光坚定地注视着前方。刚驶出不到一公里,身后传来“轰”的一声闷响——事故车辆爆炸了。马玉彬只觉得后背一凉,是后怕,也是劫后余生的暗自庆幸。

为了让女孩保持清醒,仝伟从副驾驶扭过头,开始不停地跟她说话:“姑娘,坚持住,马上就到医院了。”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“别睡,看着我。”马玉彬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,只看见仝伟半个侧脸和那只一直轻拍女孩肩膀的手。仝伟后来回忆说,当时马玉彬专注开车,他要做的就是稳定伤者情绪,同时留意120救护车。毕竟两人都不是专业医护人员,必须确保伤者能得到及时救治。

马玉彬则只想快一点,再快一点。“当时没犹豫,闯了两个红灯。”马玉彬语气坚决,“打着双闪,按着喇叭,直接就冲过去了。”就在这时,一辆救护车与他们擦肩而过。仝伟突然说:“咱们追120吧!他们更快。”马玉彬稍一迟疑,随即点头:“对!”他立刻调转车头,紧跟着救护车向事故现场驶去。追了大约三分钟,快到出事地点时,终于追上了那辆救护车。

仝伟协助医护人员,用担架将女孩抬上救护车。此时消防车也已赶到,消防员们全力灭火。马玉彬和仝伟没有立刻离开,两人在路基边坐下,一时相对无言。马玉彬抬手抹了把脸,才发现手上满是黑灰与汗水,衣服上也沾满了污渍。他们在现场静静地待了一会儿,谁也没有说话。火势渐渐减弱,最后只剩下焦黑的车架还在冒着青烟。

“当时我偷偷笑了一下,”马玉彬抿了抿嘴角,露出一个复杂的表情,“不是高兴,而是庆幸。庆幸人没事,也庆幸我们都还活着。”后来他才得知,从他们离开到返回不过三四分钟,事故车辆竟然接连爆炸了四次。“现在回想起来,真是后怕,要是晚上半分钟……”

有人后来问仝伟,救援过程中哪个场景最让他刻骨铭心。仝伟沉默片刻,声音略显低沉:“确定车里有人,我喊了声‘冲’,马哥俯身往里钻的那一刻。”他说着,不自觉地握紧了双手,“那时候,我们俩什么都没说,却好像什么都明白了。”

“其实主要出力的是马玉彬,我只是在旁边搭把手,真没想到能获得这么高的荣誉。不管是谁遇上这事,都不会袖手旁观的。”仝伟说到这里,抬手比画了一下,“我就跟在他后面,什么都没想,能把人救出来就行。”

当被问及如何评价自己见义勇为的行为时,仝伟身体微微前倾,双手在膝盖上摊开:“见义勇为?我觉得没那么高大上,就是那一刻——你看见了,就该做点什么,然后就去做了,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就这么简单。”他的语速渐渐加快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万分紧迫的现场,“当时哪有多余的心思?就知道多耽误一秒,那个女孩就多一分危险。能把她救出来,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“我总觉得,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,只要有能力,处在那个位置上都会伸手相助。真的。”他顿了顿,像是在寻找合适的词语,“支撑我挺身而出的是什么?是生命,一条活生生的性命就在那儿。如果说勇敢,就是在那种关键时刻,还能守住心里那点最朴素的正义和善良。”

谈及从获得“青城好人”“最美退役军人”称号,到上榜“2024年首届内蒙古见义勇为勇士榜”这些沉甸甸的荣誉,马玉彬反复提到的,是“本能”二字。他说,从抵达事故现场到救出女孩,前后不过短短几分钟。“当时我也挺害怕的,拎着灭火器冲向出事车辆时,心里很慌,腿也发软,火势越来越大,车辆随时可能爆炸。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就是一定要把人救出来!所以顾不得自身安危,也来不及犹豫,一心只想着救人。”

他把这种本能归结于三个身份。他曾是一名军人:“军人的天职就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,虽然我已经退伍,但在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,我依然会奋不顾身、挺身而出。”他也是一名党员:“面临危险、冲锋在前是共产党员的本色,也是模范带头作用的最好体现。”最后,他还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:“临危虽然有惧,但为了救人,我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,绝不退缩。”女孩得救了,马玉彬和仝伟也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和生活轨道上。

“我们俩有一次吃饭时开玩笑说:‘咱俩也算是在鬼门关前闯了一回。’”马玉彬回忆着当时的情境,脸上露出温暖的笑意,“这话不假。如果没有仝伟,我一个人或许也能救人,但绝不会这么顺利。”

采访中,马玉彬还告诉记者,在他们冲上前的同时,身后还有几位群众也跟着上前帮忙。“不是只有我俩在努力,很多人都伸出了援手,只是方式不同。”

那个傍晚,成了马玉彬、仝伟人生中一个崭新的起点。他们不仅救下了一个年轻女孩,更在心中确认了一件事:当你冲向危险时,总有人会与你并肩;当你需要援手时,另一双手早已在身旁等候。这份笃定,或许比任何荣誉与褒奖都更有力量。